

千孝一顺

◎宋捷

转眼又是母亲节。有意无意间,我近10年来写了些和母亲有关的文章。有些文字,或许触碰了天下儿女心里那根最柔软的神经,竟然多次在网上受到热捧。

2013年,我有愧于平素对母亲说话生硬,态度鲁莽,写下了《愉色而养》的千字短文,反躬自省,“千孝不如一顺”。当时微信还没有如今流行,4年后的春分时节,有人把它转发在朋友圈,竟然一夜之间成了爆款。有感而发,我又写下了《孝赶春分》,倡导人们“孝赶春分,莫待清明”,没料众粉青睐,又是一个“10万+”。

此后,“母亲”两个字,便成为我系列散文中的一个关键词。即使为报纸撰写新年献词,我也曾以母亲的视角来观照社会,眺望未来,抒发家国情怀。10年来,从《母亲的朋友圈》,到《母亲和她的老小孩》《母亲和她的达人弟弟》《耄耋姐弟和百岁娘舅》《祝福母亲,祝福你我》《母亲保卫战》……我从多个侧面,记录了一位朴实、贤惠、善良、好学、乐观的退休老人多彩的晚年生活。

没想到,半生端着新闻饭碗的我,竟然沾了老母亲的光,俨然成为一名时常被人提起的散文作者。广东人民出版社先后出过两本《我们的父亲母亲》,把我的文章和冯骥才、周大新等大家的作品并列,《天下爹娘》等知名公众号每年母亲节时节都虚席以待,实在诚惶诚恐啊!

10年间,我送走了母亲的“老小孩”——“海默”的老父亲。没想到10年后,我的白发母亲也加入“老小孩”的行列。如果说父亲性格内向,不爱说话,和子女都很少谈心,“沉默”尚可理解,而我的老母亲过去可是阳光开朗,谈笑风生,她怎么也会“海默”呢?

父亲走后,母亲失去了精神支柱,眼见她一天天衰老,而且衰老的速度比我们兄妹的预期要快得多。特别是疫情3年,她和外界的联系更少了,渐渐变得不爱说话了。她原本丰富的语言库中,如今只留下几句常用的口头禅。

“我头疼。”这是母亲使用频次最高的一句口头禅。她早年教书时就得过美尼尔氏综合征,老来脑血管严重堵塞,头疼在所难免。因为记忆力丧失,做医生的妹妹每天要为她训练脑力,这3个字成为母亲不愿接受训练的武器。有时为了唤醒她的记忆,我会讲一些有趣的往事,启发式提问她,她也总是用这3个字搪塞我。几年前,为了减少她的孤独,妹妹专门在教师较为集

中居住的老小区购房,有意让她能遇到不少同行熟人。后来,我在大舅家隔壁买了绿色养老公寓房,让这对耄耋姐弟比邻而居。起初,母亲和大舅喜不自禁,仿佛回到了童年。可时间一长,母亲天天对着大舅说“我头疼”,弄得大舅对她真有些头疼,妹妹便把母亲接回家住了。

“好久不见,甚是想念。”这是母亲的第二句口头禅。母亲年轻时就喜欢交际,老来她的朋友圈也很强大,好多朋友还是她“自主开发”的。疫情期间,她和朋友们串门少了。但好在现在通信发达,不仅可以语音通话,还能视频交流。我和妹妹便顺着她,隔三岔五为她 and 老朋友们连线。

“如果不认得你,我就痴了。”这是母亲最近说得最多的口头禅,也是我和妹妹最心忧的一句话。她老人家不知道,自己的大脑真的出了问题,绝大多数亲朋好友都不认得了,刚刚说过的话就忘了。她也不再看书读报,不再每天记日记,不再和街坊互动……有了父亲“海默”的先例,我们兄妹对母亲的病情都心知肚明,但妹妹还是带老太太到医院做了测试。

担忧不幸被证实后,妹妹对母亲比以前更用心了。她亲自为母亲做了白内障手术后,像对她的外孙女一样,带母亲识别院子里盛开的花,去看动物园的猩猩和熊猫,到周边城市呼吸新鲜空气……母亲喜欢看戏,我便顺着她去更俗剧院看越剧、观通剧、赏黄梅戏;怀旧了,就陪她去儿时生活过的唐闻寻找旧时的记忆。

只要母亲开口说话,我们兄妹就一切顺她,顺她。于是,顺她,成为我们兄妹在人生的黄昏陪伴母亲走完余生的信条。

海默症是现代医学还不能攻克的堡垒。年初,听说全球首个注册治疗早期海默症新型疗法落户海南,我特地去探访,斟酌下来发现这种治疗方案不适合我们家老太太,但医生提出要克服病人“病耻感”的观点让我深受启发。细细想来,我总让母亲认人的游戏,虽然有助于她动脑筋,但也许平添了她的“病耻感”。还是一切顺着她吧。

母亲的话越来越少了,也越来越依赖我和妹妹了。每次见到我都要和我拥抱,在我的面颊上亲吻。而对于我和妹妹来说,陪伴好我们的又一位“老小孩”,顺着她,让她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,是一门无奈而期许、心酸而愉悦的功课。

人生苦短,千孝一顺。

玉兰
一瓣



母亲的陪伴

◎陈顺源

采白芦笋的母亲们

◎明前茶

凌晨4点半,东方的天边刚有一点鱼肚白,钟嫂就带着她的采芦笋小分队出发了,走在朦胧曙色中的都是陪读母亲,她们在孩子升入小学一年级或四年级时,从打工地返回了东山岛。这样,孩子就不会因乏人管教而尽情撒野了。回到故乡后,织补渔网和挖掘春天的白芦笋,就成为这些中年女性最重要的收入来源。

黎明时分,海风甚大,她们互相帮忙,系紧毛巾上的活扣,接着,她们又互相检查头灯上的照明强度是否拧到最小。是的,马上她们就要下到地垅里去,要能看得清掘笋刀上的刻度才行,白芦笋相当怕光,因此,头灯拧至最亮,像一盏小太阳,也是不行的。

从每年仲春开始,有五六个星期是白芦笋收获的旺季。这种昂贵的食材经过整整三年的孕育,白白胖胖的小身子已经变粗,达到做出口罐头和卖上好价钱的标准。当下,郑嫂她们的任务,就是赶在太阳升起之前,把这种怕光的昂贵食材从沙土中掘取出来,小心放入提篮。

白芦笋的一生,似乎印证了“美白靠防晒”的宗旨。白天,种植白芦笋的沙土堆一行行整齐排列着,犹如高耸的岸堤。堤上生长着翠绿的石刁柏,细碎的茎叶朦胧而飘逸,看上去像柏树幼苗与文竹的混合品种,芦笋,其实就是石刁柏地下茎萌动的鳞芽。绿芦笋可以伸出沙土,自由生长,而氨基酸和糖分含量更高的白芦笋,是靠三年中不断堆高这一条条软沙堤,将逐渐长高的鳞芽完全覆盖在沙土中而孕育的。这种芦笋没有经历光合作用,纤维化程度低,营养消耗少,脆嫩而微甜,清爽又可口,被西餐厨师赞为“可食用的象牙”。借助略嫌昏暗的头灯灯光,细觑培沙表面有没有龟裂迹象,一旦发现沙土堤上有小小的拱裂缝,下面即有可采之笋。郑嫂今天带了一位初次采笋的乡邻,因此,开头她采得很慢,务求让对方一招一式都看得清楚。

只见她轻扒垄沙,露出白芦笋的嫩芽约5厘米,让旁边的白芦笋笋尖也露头,防止误伤到它们。接着,她以手握笋尖之下3厘米处,将掘笋刀距嫩茎3厘米处微斜着直插入细沙内,直至刀上的刻度标记与白芦笋嫩茎顶部相平,接着,按刀前伸,土内发出一声轻响,嫩茎已割断。

取出笔直的白芦笋,郑嫂迅速掬起周围清凉的软沙,将挖掘形成的孔洞堆埋,之后用手轻拍,直至沙土高度一致。郑嫂抓

过乡邻女子的手,放在刚培上沙的位置,让她切实感受下回填沙土应该达到的坚实程度。郑嫂交代,若沙土回填过紧,再抽生的白芦笋嫩茎就感受到此处泰山压顶一般的压力,它便会扭曲着身子从别处萌发,那收获的就是等外品了;若回填过松,此处就会出现透光、透气现象,让后面萌生的白芦笋笋头变绿或变紫,笋尖散头而失去其价值。

乡邻大嫂怯生生地试了试,埋怨道:“这白芦笋忒娇气,挖掘采收,手上的力都要虚着使。回填个沙土也这么紧不得松不得,倒像我家二宝娃娃一样娇气。”

郑嫂笑道:“一开始,谁也不习惯像对嫩娃娃一样,软了脾气,放轻手脚,来掘芦笋。咱们海岛妇女,大风大浪里来去,个性如烈火,管教起孩子来都急躁,一言不合就开骂,拿着笤帚疙瘩能追打孩子一条街。我曾经也是张飞脾气,从前,教我挖芦笋的农技站施老师说,挖白芦笋就是煞煞咱的性子,教咱待家人、待孩子,都晓得一点分寸感。有时候,能养出好芦笋,与能养出好娃儿,差不多是一个道理。”

旁边葡萄采收的一位妇女笑着接茬:“郑嫂讲得一点都不错,管教孩子使出蛮力,好比开船顶着十级风,少不得折了桅杆,裂了船帆。能使一点巧劲儿,比迎面硬扛强。特别是等到娃上初三,快中考了,这就相当于咱们的白芦笋要出土了,一点力使错了,那就前功尽弃。”

细藤篮里逐渐装满了白胖的芦笋,随着天光放亮,妇女们纷纷用灰黑色湿布将篮子盖起。不久,可以看得清石刁柏细碎轻袅的叶片被霞光镀亮了,有人关了头灯,从沙土垅上站起来直一直腰。此时,她们看到了如水一样温柔铺展的霞光,最早出现的是薰衣草色,边缘荡漾着湖绿色,紧接着,天边弥漫着胭脂玫瑰红、橙红色、暖橙黄色,太阳终于升起来了,渔家房舍、渔船与海岸线都在霞光中闪现,大海在远处涌现粼粼辉光。不知为什么,此时,暖风吹袭,被世间万物治愈的温柔,在这些昔日的渔妇心中荡漾,让她们免不了想把这从自然中汲取的温柔,分一点给她们的孩子、她们的长辈。

一个不耐烦的、强势又挫败的母亲消失了,一个懂得使巧劲儿的,让自己与娃儿都沐浴在春风中的母亲,跌跌撞撞成长起来。

岁月
流金